

# 雪夜书千卷 花时酒一瓢

## ——刘佰玥国画艺术臆谈

冯剑星

《宣和画谱》论文湖州之画曰：“盖与可工于墨竹之画，非天资颖异，而胸中有渭川千亩，气压十万丈夫，何以至于此哉？”此论的为知音之谈，世人论画者总以画之为画而论之，不以画家其人而论之，殊为可笑。东坡谓与可有“四绝”，画为其末，与可尝云：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两人相视一笑，足为千古之誉。

世人谓刘佰玥先生为画坛名家，不知其为诗人也，不知其为书家也，亦不知其为学者也。余同刘佰玥先生交游日久，清谈不倦，读其画而识其人，识其人而知其画，以为其作在宋元之间，其在魏晋之时，清而愈高者其人也，孤而愈傲者其性也，不濯于世俗之风，跻身于古人之侧，风骨凛凛，画泄天机，尽见古来文人画之血脉，亦可见其古来文人之风骨。其画高蹈宋元，直入文同、马、夏之室，而步金农、板桥之迹，神诣转新，一派笔思高妙，清光照人，非今之俗子所能梦见。所谓“胸中有渭川千亩，气压十万丈夫”之言，亦当如是耳。

刘佰玥先生所以为诗人也，其诗清冽如甘泉，饮之以太和，阅之以湖海，坚质浩气，高韵深情，可得王、孟之意趣，而其画皆出于诗意，其诗皆得于画境，深谙“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理。其诗清雅，其画故能灵动。其作花鸟，真崔、黄之敌手；其写山水，真董、巨之规模，然其荒寒孤冷之处，尤恐崔、黄所不能至；幽寂冷漠之境，亦为董、巨所不能知。此之制作，非刘佰玥先生之心性孤高幽洁所不能为之。其诗在画外，其画其诗中，两者能融通为一者，所以成就诗人之笔墨，画家之语音。非诗人不能有其画之意境，非画家不能写其诗之奇丽。余谓刘佰玥先生之诗心画境，皆得宋人之血肉者，当是此也。

刘佰玥先生所以为书家也，其书作笔墨婉转飘逸，清劲明爽，可见宋人笔墨写意之性情，一派文人小字，明几作书，雨窗给札，于雨声鼎烟之间，仿佛窥见倪雲林、金冬心诸人之闲雅。正是纯

粹文人之高洁，亦是孤独自我之幽栖，此间蕉雨桐阴、雪竹黄芦之乐，茶煮香浮、笔精墨妙之趣，不足为外人道也。刘佰玥先生悠游性情，涵养深心，裁纸挥洒，一任水流花开，无妨鸟啼云散，尽得清欢之心境。如此，方能见其书画同源之所在，人书如一之真理。孤山之梅花，东篱之黄菊，不因人开，不因人落，其在自我之性情。笔墨所以高者，更在书家其人矣。

刘佰玥先生所以为学者也，其著述颇丰，研学日深，读书不倦，思考日新。读其《莲话十章》《浣却铅华》诸作，无不是以学者之思想为自我之画作做一基石。十年成一画家，若不以读书治学为之源泉，又十年则是一画匠。刘佰玥先生深知画家易成，大家难得。非读书不能得古人之心，非著书不能发自我之见，以学者之心为画，其作才能深而愈精，精而愈纯，纯而愈博，博而愈大；以画家之心治学，其学才能会而能通，通而能融，融而能化，化而能变。是以画之所变也，在学之通也；学之能通也，在画之能新也。刘佰玥先生以古为今，以学为画，不以古而失自我，不以今而薄时人，学养滋润，清泉漱玉，其画自能随意涉趣，不必古人有此也。

刘佰玥先生之画作，为诗人画，为学者画，为文人画。自顾虎头至于苏东坡、文与可，至于倪雲林、黄公望，至于金冬心、郑板桥，至于吴昌硕、齐白石，莫不以文为画，以画作文，此之血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至于今日，寄望于刘佰玥先生能为宋画张一大帜，为传统文人画开辟一新境界，为期不远矣。信有此人，丹青斯文。我自为我，亦古亦今。

《南田画跋》曰：“吾尝欲执鞭米老，俎豆黄、倪。横琴坐忘，或得之于精神寂寞之表。残春高馆，昼步徘徊，风雨一交，笔墨再乱，将与古人同室，而溯游不比上有千载也。”今余同刘佰玥先生过从无间，如对黄倪之大家，而为先生作此俗论之论，何如与先生雪夜读书，春风对饮，为之一乐！

刘佰玥，字容图，另署寿门人、香山居士。1968年生于老子故里，曾客居北京香山十数载。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中国画学会理事，河南省美术发展促进会副会长，中国水墨画院专职画家，江苏理工学院刘海粟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周口市美协常务副主席，周口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文化学者，友莲书院院长。

2008年，刘佰玥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其两幅山水作品入选首届中国山水画艺术双年展。2010年，其中国画作品《素香有佛像》入选纪念中印建交60周年绘

画艺术展，他被授予“中印友好艺术家”称号，此作品被印度驻华大使馆收藏并用于新年贺卡之封面。2009年，其中国画作品荣获第十一届河南省美展金奖并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2019年，其中国画作品《空谷听雪》入选第六届全国画院美展。

其绘画主攻写意花鸟，兼擅山水、人物，并涉猎古典诗词、散文、书法、篆刻等。近年，尤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文艺理论有深入研究，作品化古出新，追文人风致，并形成独特风貌。著有《气韵散论》《莲话十章》《中国文人画发展史略》等学术论著。

